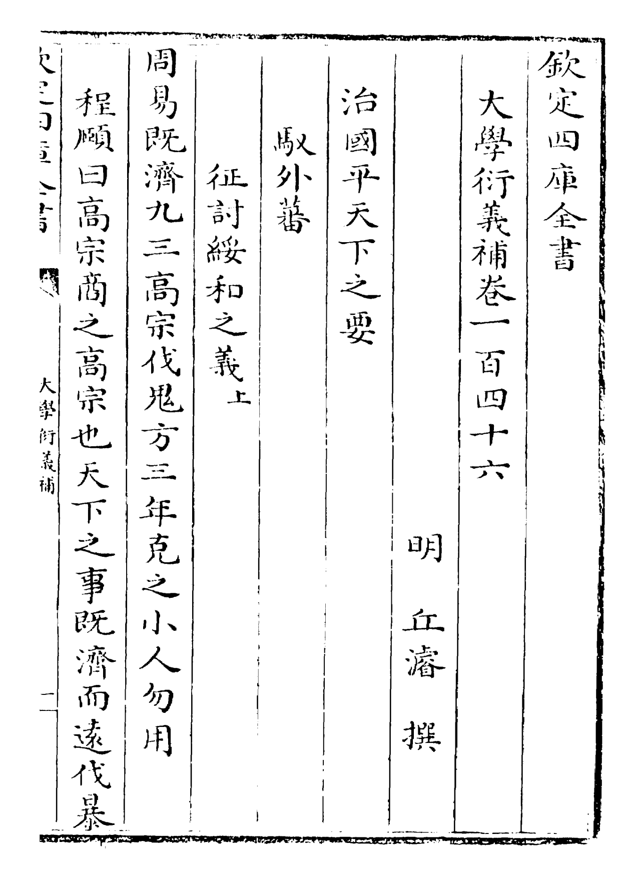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征討綏和之義上

周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頤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

亂也蓋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黷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不可輕動之意

鄭汝諧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啟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捨内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啟之也

臣按先儒謂蓋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

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高宗商中興之君雖不至於聖亦不可不謂之賢君也其所伐之鬼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興師以弔民然而不急近功不用非人是以兵雖久用而處之者有道不至於罷敝中國師雖遠出而任之者得人不至於別生他變後世以帝王之師為弔伐之舉者必須事出乎萬全非萬全不可舉也是故於未濟之初審幾而緩進於既濟之後擇人而任用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臣按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葢夷有四而居南方者謂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觀可見唐虞之世非獨政教與後世不同其征伐亦與後世不同也何也後世之

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軼我邊境戕賊我生靈以故興師討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衆則惟數有苗之罪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責其行已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責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棄不保責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責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未嘗有一言而及國家疆場之事嗚呼此所以為帝王之師

也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棲棲（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既飭（整也）四牡騤騤（强貌）載是常服（戎事之常服）玁狁孔（甚也）熾（盛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朱熹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没周室漸衰八世而玁狁見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詩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

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謝枋得曰戎車曰既飭則車馬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牧曰騤騤則無一馬不精强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點檢矣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天下有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今玁狁内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葢以為所以勞我者

乃所以安我也

其第四章曰玁狁匪茹度也整居焦地名穫地名侵鎬地名及方朔方至於涇陽言其深入為寇織幟同文鳥章鳥隼之章白斾繼旐央央鮮明元戎戎車十乗以先啟開也行道也啟行猶言發程貌朱熹曰言玁狁不自量度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鋭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王安石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

北

臣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傳師直為壯曲為老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今宣王興六月之師因玁狁深入我地不得已而應之其辭直矣其辭既直是以聲罪致討而我三軍莫不懷敵愾之心其氣安得而不壯哉辭直而氣壯而又選諸隊伍之中簡其鋒銳之士使之開先啟行其旗旐鮮明兵甲犀利無

一事之不盡善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彼區區醜虜惡足以當我之鋒哉

其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輊車之覆而前也如軒車之卻而後也四牡既佶壯健貌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地名

朱熹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

臣按漢書嚴尤曰宣帝時玁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蝱之螫敺之而已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追

遠討也由是觀之可見先王之治以吾邊境為限

越境而入者則治之不及吾境者則不治焉

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菜于彼新田二歲曰新田于此菑田一歲畝方叔涖臨也止其車三千師衆也干扞也之試肄習方叔率總率之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有奭赤貌簟茀以竹簟為車蔽魚服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鞗轡也革轡首也

朱熹曰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其車三千法

當用三十萬衆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宣王之時蠻荆皆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釆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釆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動而無知之貌爾蠻荆荆州之蠻大邦為讐方叔元大也老克壯其猶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衆也嘽嘽焞焞盛也如霆疾雷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朱熹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臣按南蠻北狄最為中國患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師矣北狄之寇見于經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時北有玁狁之征六月之師是也南有蠻荆之伐釆芑之詩是也說者謂二詩皆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釆芑之辭緩六月以計而定釆芑以威而服也雖然時世不同盛衰亦異南與北殊俗古與今殊時

强與弱殊勢所謂計與威不可以偏廢又在用之何如耳苟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而有壯猷之方叔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專則成功不難矣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也）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師以伐之也宣

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輔廣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以天下為心一有爭鬩則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

為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為心也

臣按周室至厲王出居于彘國勢中微矣宣王即位北伐玁狁則命吉甫南征蠻荆則命方叔至於討淮南之夷則又得召虎焉召公既自疾其驅而一時從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既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止曰王國庶定而已庶之云者昔人謂幸其僅然非以是為美也此無他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以遏絶亂畧焉耳非以快吾所

大欲也

漢宣帝時先零羌楊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踰於老臣者上問當度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遙也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

臣按充國謂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此真老將諳練之言彼不出國門而任己意以節制千里之

外固有幸而中者矣要之不可為法也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塞也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

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臣按充國謂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此有國者馭敵之法充國行兵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可以為將兵者持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擊罕（口堅反）幵（音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

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計度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阸以絶糧道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刼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臣按天子之師所以誅有罪罪有大小則誅有先

後先零首為畔逆而罕幵特刧略耳刧略夷人之常它種皆然不但罕幵也未嘗加兵於畔逆之先零而先加兵於闇昧之罕幵雖能制其命不足以服其心況未必能乎充國自謂其議為全師保勝安邦之策非但可用于一時真可以為萬世帝王以全取勝之法也

宣帝拜許延壽為彊弩將軍辛武賢為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勅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

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寒創裂折寧有利哉令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开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令先零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

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欲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脇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及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臣按充國引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令彼欲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此數言者真萬世守邊保圉之格言良法今日所當遵行也

宣帝詔武賢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

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

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亾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稠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計

也

臣按充國所謂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此一言者萬世中國保治安邦之格言國家當全勝之時猝有兵革之變一以是言為主毋僥倖於一戰以中賊之計張賊之威必持重而不輕動必詳慮而不苟進非在我者有必不可勝之資而在彼者有必可勝之算斷然不輕發也

趙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

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其後充國乞骸骨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張栻曰漢將臣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用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遠而曰兵難遥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切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疆固而西戎坐銷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其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回制度

為後世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當在其下風耳

戴溪曰世有所謂智將有所謂勇將有所謂常勝之兵有所謂幸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圖事揆策因時制勝以深謀遠慮為先惟全國全軍是務此智將也躍馬撫劒窮討殊鬭貪前利而不恤後害急近功而不暇遠略此勇將也以律而出見利而動十則圍而五則攻避其鋭而乘其獘此常勝之兵也勃

興於草野閭巷之中再鼓於奔北敗衄之後垂亡而復存轉禍以為福此幸勝之兵也勇將能效摶執之力智將能取指縱之功幸勝之兵可成事於一時常勝之兵可為法於萬世充國以智將而用常勝之兵先計而後戰常曰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又曰兵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内不可不謹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又曰兵以計為本故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又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

必取不茍勞衆凡上書至於論列再四其言深切可為萬世法與夫不度彼已不計成敗殘兵以逞僥倖功名者豈不相萬萬耶

臣按自古論兵者多矣惟趙充國最得帝王全勝之要道焉萬世持盈守成之君所當師法者也葢創業之君與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何也創業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已有其所糾集者皆一時烏合之衆兵雖衆而人心不堅軍資有限

而餽餉或至於不繼故乘勢急戰以求決勝若夫守成之君則不然上承祖宗之業內撫人民之衆以衆而臨寡以大而制小以有餘而應不足其於寇盜除去其害爾非有所利之也況其所嘯聚者皆吾之民𠑽之雖可喜而亦可悲勝之未必得福而敗或足以致禍在我所繫者重故其發之也不可以輕故非萬全決勝必不為也自世尚孫吳之法謂兵貴神速往往以逗遛為將之罪殊不知帝

王之師與敵國戰爭不同彼言各有當耳惟充國以深遠之謀用常勝之兵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勝之要道萬世所當師法者也張栻謂漢將當以趙充國為最嗚呼豈但漢之將哉臣竊以為古今論帝王之師者一充國而已何止最於將而已哉

班固曰久矣匈奴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謨之臣曷常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

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

臣按班固謂漢之諸臣論馭匈奴者不過兩科和

親與征伐而已然兩科之中又各有兩科焉修文而和親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則失之弱矣威服而臣畜之上也黷武而征伐之則失之暴矣然此皆視彼以為屈伸强弱非帝王慎德威懷之道也是故凡為天下國家者必内無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師合内外而一之斯其為帝王馭遠之術歟以上言征討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征討綏和之義下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狄人逐水草而居荐草也貴貨易土土可

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習也）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臣按此後世和戎之始

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列也）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

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臣按魏絳所和之戎戎而入居中國者也而後世所和之戎則是化外之人處荒漠不毛之地者也

漢高祖八年匈奴數若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疲與同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弒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

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司馬光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説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外國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昏姻也

臣按齊景公一列國之諸侯也畏吳之强不得已而以女女去吳吳泰伯之後周之同姓固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猶且為之涕泣焉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大土宇之廣甲兵之强人士之衆乃至無策以禦外侮而與之通昏姻嗚呼景公不得已而為之高帝則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創業之君任百戰之將馭戎豈無他策而必割所愛以遺所惡哉蓋高帝因劉敬之言劉敬本魏絳之說後遂祖

之以為馭戎上策夫以閨門窈窕之姿為殊族異鄉之配田舍翁溺所愛者尚不忍也孰謂英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宗者乃忍為之哉蓋其慕割愛為民之名而不明内外之分人倫之理故也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遙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吕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

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
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
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
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
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
毋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
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
帝兩帝並立亡與無同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胡寅曰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聽者心說而誠服矣或者夸大其辭侈耀其事假於符讖託於怪神欲以讋服肅衆而不知虛誕之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不可踰文帝有焉

臣按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誠而已是誠也可以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孚禽魚南越亦人也孰謂

不可以誠感乎誠之謂言眞實無妄之謂也眞則無偽實則無虛無妄則誠矣觀漢文帝賜尉佗書自言其為側室子而又言高后自臨事諸吕為變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國家不幸之變故亦併及之千載之下讀之猶使人心恱而誠服況同時之人素不知其故者一旦得而聞之寧能不感動其心乎後世帝王惟我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與文帝不約而同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則曰

朕本准右布衣其言不一而足中庸謂惟天下至
誠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區區小醜固在其化育之
中矣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匈奴侮嫚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
繒以奉之詭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欲試屬
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

顔師古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
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

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壊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壊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壊其耳賜之髙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壊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手食之以壊其心此五餌也

臣按或問朱子曰五餌之説何如曰伊川言宋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是被金帛買住了彼分明是遣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觀此説則昔人謂誼為迂誼豈迂者哉葢用兵則利在臣下不用兵而和

則利歸其主此所以樂從也宋富弼說契丹以歲幣亦是此意雖然金帛出於民國家既竭民力以養兵而又使出財以為賂金帛有時而竭而彼之貪饕無已一旦無以應其求則兵端起矣宋人之於契丹女真可見也已此君子作事所以貴乎謀始而必思為可繼也邪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

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疲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

臣按匈奴求和親割所愛而與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以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興兵擊之則曲在我直在彼可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況人生修短不常

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以成釁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為久長也如此復之非獨善為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宣帝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内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

乘亂而幸災也彼必犇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

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其聘貢之質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絶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静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懐附親之心便

臣按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誠信之道後世邊夷

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為法

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遺名王多所貢獻斯

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能助南則亦未宜絶北覊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所適

臣按孔子言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之為賢班彪之處北匈奴蓋有得於先覺之道者矣其所立藁草委曲明盡可為後世代言者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

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

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輾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廼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

征伐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禦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

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婾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臣按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親謂其不圖萬世之利而婾恃一時之事斷之曰仲舒之言漏信乎其漏也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略同其言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餌禍息爭者矣然而無益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徒費民財損國威其後效果何如也後之人尚鑒之哉

魏毋丘儉為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

臣按曹操謂羌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此誠練達事體之語也蓋中國之與外域疆域殊隔無事時正不必屑屑相與通往來也非甚

不得已決不可以通使必不得已須擇其人不得其人寧受其責而不輕啓其途是何也善人之難得也彼不善之小人昧於大體惟顧目前理之可行與否事之可繼與否皆不暇計往往順適敵情以為身利假上旨以許予教敵人以請求啓其所未知逆其所欲為允其所不可必得既而不副其意因而啓釁端開邊隙者皆此輩為之也然其中固有怵於利害苟逭一時者而亦有反假敵勢以

為身榮利如范陵者曹公為此言自謂其經事多
豈不信哉萬一國家不得已與外國通使須審擇
其人必知禮義有氣節通古今識事體者然後遣
之不可專用武弁而必兼之文士不可專任邊吏
而必主之廷臣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
衆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
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

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朝德裕為相言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人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

存吐蕃以計陷之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韋皐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滅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

加褒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

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

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

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奬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請就其

未然者而為之處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謀之通款即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宰執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起邊釁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為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彼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

之失在於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為彼善於此也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公義何

范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衂而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彼主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之

甚也又太宗驅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不從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陰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臣按仲淹所謂陰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親者當以此言為權度

以上征討綏和之義臣按昔人謂戰守和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在夫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實其腹心而運夫四肢之道也蓋盡吾所以治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戰和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無端迭相為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要令制敵在我而其力常有餘欲戰則為唐太宗欲守則為漢光武欲和則為漢文

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後內執一而廢二以鑾兵為戰以畫地為守以解弛為和則以戰乃秦氏隋氏之戰守乃朱梁之守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由是觀之則知戰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馭外國之道不出乎此矣漢人所謂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軼要求不已然後量彼己審時勢或與之戰或與之和所以戰者以固吾守非利其

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疆而屈之是故戰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戰而一於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戰而一於守戰也守也和也皆應敵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敵者在因其勢隨其機應其變可以戰可以無戰可以和可以無和其運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歸止於守吾之封疆而已是則三者之中則又以守為本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八至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温從淮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八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脩攘制御之策上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臣按或處乎內或居乎外天造地設而以山川為之疆域所以別生分類而使之毋相混淆毋相侵越也是以自古聖帝明王必嚴內外之辨所以治內者必詳必慎而無一事之不備所以治外者必嚴必密而無一隙之可乘此其所以憂勤於其始而逸樂於其終也歟

又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孫覺曰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紀綱人倫惠養

萬物君臣相遇以誠而知羣下之樂苦遣使勞還恩意愈篤反覆以自治為先故能周道中興夷狄遠迹夫以夷狄之患雖盛王所不能免惟知自治者為能勝之

臣按孟子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推而言之可見王道盛時治迹昌熾而詩之為詩所以宣暢歌詠於朝廷燕饗之際歡欣和悅以通羣下之情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者無非和平正大之音內治

既修而外治無不舉自小雅之詩廢則內治不修矣內治不脩則紀綱廢弛政教乖亂又何以治外哉

又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臣按成康既沒周室漸微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於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遂使文武成康之盛復其舊

焉夫以帝王為治先内而後外必内之政事既無不脩然後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内脩者外攘之本也

漢文帝時太子家令鼂錯言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常流之水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

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雚（音完）葦竹蕭（蒿也）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鐵把）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

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

臣按錯此言地形各有所宜與夫兵卒相當之數而卒歸其過於不習勒卒將不省兵夫將能省兵則器械無不利矣卒能習勒則兵無不可用矣

錯又言曰臣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

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古側字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来什伍俱前材官騶矢之善者發矢道同的同一中的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迫也此中國之長技也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来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

弓利矢葢以邉帥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而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橫衡也

臣按錯謂兵凶戰危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閒臣愚以為用兵之變豈但大小彊弱之閒可易置而已哉生死興亡在呼吸頃耳其蹉跌也不但不振而已其為悔也何可及哉是以帝王之道

必出於萬全必先事而深思不臨事而後悔也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

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揚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不可不察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

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大也又堅固也畫計策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高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

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絶大幕破窴顔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悔也至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

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内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匈奴真

中國之堅敵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臣按揚雄此書前漢所以處匈奴者備於此矣但其所謂單于歸義陳見于前以為迺上世之遺策

神靈之所想望則過矣夫荒服之外禮教所不及者聖王所不臣必欲使冠帶以列位稽顙而来朝以此為遺後之策以此為足以慰神靈之想望是乃秦皇漢武夸大喜功之私心非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也

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諸将在邊未敢出擊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来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

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玁狁内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譬猶蝱蝱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輙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

劉貺曰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

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欲為寇而不能欲為臣而不得也患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守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人治一步方三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

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髙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冐頓手殺其親而兾其不與外祖爭彊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乂安北寇盖希疏而絶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為下策

臣按嚴尤謂後世征戎有三策謂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不知其所謂上策者果何代有之

乎意者必如虞之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周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賓然後為上策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命將征之之策臣竊以為玁狁來侵從而禦之驅之出境不復窮追周得上策矣秦之築長城急於成功輕用民力內竭中國以喪社稷固為無策然使其能因近邊之人當農隙之時以漸而修築邊牆以禦戎馬之衝突劉貺謂之得中策亦非也漢武之窮兵黷武兵連禍結

三十餘年謂之下策也宜哉雖然漢人出塞之兵猶因其犯邊而征之也後世乃有彼本不犯邊而出其不意以掩襲之者豈非無策之甚哉又出漢人之下矣

順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大將軍梁商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守固以待其衰中國

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

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臣按中國與外國各有所長吾惟用吾之長而於

彼之所長也恒思有以避之設法用計隨時趨勢

使彼違所長而以吾所長乘而陵之鮮不勝矣

唐太宗貞觀二年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

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飢鄭元璹使還言於

上曰戎狄興衰皆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將亡

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乗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乗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臣按太宗此言得帝王之道大哉王言天地之心也

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碛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懐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

益枝葉也今招至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有益況西河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内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臣按大亮此言既知所輕重又知所内外朝廷用若人以安撫外夷豈徒外夷得其安哉而中國亦將賴之也

貞觀十八年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惡之數

相攻俟利苾有衆十萬不能撫禦其衆悉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閒上許之羣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彼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葢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胡寅曰子貢問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四海至廣

矣施必極其博濟必周於衆聖人心所欲也而勢有所弗及爾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於是畫為五服要荒在外為之限禁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地同誠必不為猜忌也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耶夫厚遇降人則於中國將薄矣推誠異類則於可信者將疑矣是以有征遼造舟之擾絕昏仆碑之失葢必然之理也

臣按胡氏所言非但為唐太宗也萬世人君皆當留念焉

貞觀二十一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范祖禹曰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柔遠能邇治内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

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雖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亦人類也王者於天地間無所不養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爲也爲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爲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爲功則失之必以爲恥不在於已則在子

孫故有征伐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國家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修德行政以惠養之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甲不試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夫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雖或未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太宗好大無窮兼蓄夷夏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

而不可慕也

臣按范氏此論人主宜留心玩味則知內外之所關係孰輕孰重孰緩孰急孰是孰非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為之去取從違則內安而外靖本固而末順矣

德宗時陸贄上言曰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剛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

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敵人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盜甲兵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辭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

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恊變通制備埀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将若四支之衛頭目将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甿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葢彼之號令在将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錯置

乖當此之謂乎

臣按贄謂吐蕃之比於中國多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葢彼之號令在將我之號令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此非特當時蕃漢用兵之獘而今世沿邊將領所以守邊而禦敵其實與之無異焉善為國者尚思其所以然而豫為之圖豈非邊鄙生靈之幸哉

贄又言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

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曰非德無以化
要荒曾莫知威莫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曰非兵
無以服凶獷曽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
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
長城者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曽莫知力不足
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曰
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曽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
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

相譏評然各有偏駁夫時勢有盛衰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彊盛而彼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彊盛而彼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立不足安得不

卑辭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益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彊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葢勢力亦不得已而然也

臣按古今制禦之方不出贄所陳四者之策但其所謂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

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以為非安邊之令圖

臣竊以為中國帝王所以攘外安内之上策無出於此而贄以為非令圖然則圖之令者豈有過於此哉

贄又曰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民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

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挠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為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彊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彼之所長也而中國乃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

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内以此為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産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鈔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脩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賊力而

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彊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鬭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

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

贄又曰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衆爱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又曰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

師而機失此六者彊埸之蝨賊軍旅之膏肓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

臣按贄此言雖為一時人君告然而自古及今守封所以未固寇戎所以未懲正坐此六者之失若夫所謂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

當者不必行又不止於用兵禦冦而已也後世人主所以應用不得其人而紀綱廢弛處制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張皆以此也然則人君為治必欲任得其才聞者必實信者必誠行事必當其道何繇

曰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贄又曰今四夷之最彊盛為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都而已其於内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

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彊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彊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内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

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尫衆散為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陳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自頃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

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佔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臣按三軍以氣勢為用氣勢以人心為主人心不分則氣勢自壯氣勢既壯則事權歸一可以折衝於內而制勝於外矣陸贄論將權之專分而以氣勢壯衰為言蓋真有見也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八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修攘制御之策下

宋太宗時張齊賢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勁敵不足吞矣自古疆場

之難非盡由外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鋭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夫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業時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為寇哉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内

以養外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四海歛衽而至矣

臣按齊賢之言乃反本之論自治之策

田錫言於太宗曰應動而靜則養冦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盖亦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捕斬小勝為功賈結怨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勿尚

小功許通互市索獲蓄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北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

臣按田錫斯言得安靜守邊之道

錫又言于太宗曰將帥行恩信卹士卒必豐財貨方得士心昔趙奢為將所得王之賞賜盡與軍吏又李牧為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享賔客軍吏是以匈奴不近雲中之塞今國家所命將帥雖古今異宜凡有給賜今則誰敢

效古散家財賞士卒哉若以年年供億輓運老師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

臣按錫之此言得任用邊將之道

錫又言曰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未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策成敗安危成敗之理乞詳而察之

臣按錫謂禦戎在辨邊報虛實察左右蒙蔽有無

蓋以有為無以無為有多為少少為多邉上奏報卒用此計以欺罔朝廷將以希功而免罪也然非左右之臣僚為之蒙蔽則彼亦不敢肆其欺焉此人主於聽任之際尤不可不擇其人也任非其人則咫尺之間為所蔽矣况萬里之邊城乎

王禹偁言於太宗曰漢之十三帝言乎聖明者文景也言乎衰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時單于最為彊盛大有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宫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

每歲來朝委職稱臣邊烽罷警此豈繫乎歷數而不由
于道德邪臣以為不然矣且漢文當單于彊盛之時而
外能任人内能脩德使不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
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内無賢臣而使之來朝者繫
乎時也

臣按禹偁謂漢文帝内能脩德外能任人故單于
不為深患嗚呼人君能盡二言中國之治不出此
而已矣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七定討伐之謀其一請選有材識近臣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

臣按范仲淹所上四策雖為當時契丹而設然萬世之下備禦之方實不外此謹準當時之事以為

今日之用其備䇿凡七其一請選材識近臣親視
邊壘精究利害此䇿今日實可用之我朝罷前代
樞密院而以兵事專屬兵部臣請兵部於尚書外
添設尚書一員輪掌部事每歲遣一員行邊錫以
璽書俾起自遼東歴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抵
平凉等邊地凡山川之險易營壘之遠近戍卒之
多寡糗糧之有無敵人之向背將領之壯怯已然
者當何如而修飭未有者當何如而增補某處當

設為營堡其堡當加軍守備其墩臺可廢其蹊隧可塞其處可屯種其處宜牧蓄凡邊計未備者皆與巡撫都御史守備總兵參將等官計議經畫條而上之如此則可銷患於未萌如此則可以待敵之來攻如此則可以遏其衝突如此則可以遏其侵擾歸奏闕下更令内閣大臣會合六卿以下詳訪熟議施行之歲歲以為常其四川湖北兩廣雲貴則三年一廵行如此朝廷不忘邊備邊方無復

㕔事居廟堂者無遥度之失守封疆者無不通之情

其二曰再議兵屯者自來北邊分為三路其所轄軍馬不甚整齊及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於何處控扼合行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審為經畧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

先自置之

臣按此策亦切於今日之用臣請每歲所遣行邊

大臣即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祗候使臣以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畧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二三年間得人多矣

臣按范仲淹欲凡掌兵諸司選將令不必盡如其言每歳行邊大臣所至邊境即令總兵以下各舉所知不問有官無官皆明著其名目某人有智略某人有膂力某人有膽氣某人善騎射因而試之用為選鋒試中即於本色糧賞外加以廩食量為任使

其四曰急於教戰者於四路抽取曽經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陳之法遣往河北閲習諸軍使各

知奇正循環之勢應敵無窮

臣按今朝廷訓兵已有成法大約教之使知金鼓作止旌旗偃仰角礟緊緩以為進退疾徐分合之節而已然按行故事視為泛常請於時常教閱之外專以教射為事乞勅緣邊將領通行各處抽選能射軍士分軍教習名為教師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來提督試驗行邊大臣至日計所教有成效者多少以為教師陞賞及凡軍中

有差役爭訟事有疑似難辨取與分輕重及有過失者皆以射決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輕之如此則人皆習弓矢無不善射者矣

其五曰訓練義勇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見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制可用斯則彊兵制勝之本矣

臣按邊城有州縣之處今已簽民與軍相兼守禦

可用仲淹此議俾其隨軍操練仍須擇守令責以訓練之任旌其勤而懲其惰

其六曰脩京城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戒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戰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脩京城者非徒禦冦誠以伐深

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内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於今京城之修葢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餘里而范仲淹議守邊策猶以修京城為言當時若余靖輩皆力攻之以為非其後靖康之禍果有如仲淹所議者矧今國家都燕其去邊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己巳之變也先直犯京師雖我金城湯池如天難

升然而重城之外百萬人家亦嘗為之驚疑幸此無事之時請如漢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為外城包圍城外民居萬一有儆人心有所倚賴而不至於驚潰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偽詔誘邊人實關中其謀不細葢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堅劉淵元魏故事日夜游説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獨元昊志在

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

臣按外國不用中國人其為害不深而其所以深為中國害者用中國之人也臣請立為條格凡近邊之人有一才一藝者皆許自陳試之稍如所言不必深求全備茍有可用皆隨其才而授以官如此則此輩心有所繫跡有所拘而不為彼用矣

吴育言於仁宗曰聖人統馭之策羈縻弗絶而已或有一背叛來則備禦去則勿追令西夏止是鈔掠邊隅當

置而不問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詰其由若是用中國叛臣即加征討太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況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偽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鋭輕進貪功或陷誘詐之機令但明烽堠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而徐觀其勢乃廟堂之遠算也

臣按大朝用兵與小國不同異育以徐觀其勢之一言為廟堂之遠算諒哉

田况言於仁宗曰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寇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

臣按田况言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為先而引李牧趙充國姚全斌董遵誨事為證且曰鋒刃之下

死生俄頃宜推恩義以慰其心此語尤為警切臣惟今日邊城糧賞之外為將者别無儲蓄況邊塞之地多無征租臣請自今以後别於常儲之外稍以羸餘付邊將為燕犒之費遇有警報勑遣近臣賫宫錢赴邊市牛酒燕犒將卒是以感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

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憂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鄙而切於事

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危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

臣按蘇軾代滕甫草此奏而引醫及彭祖觀井為譬蓋合古人所謂帝王之師以萬全為勝之旨矣末章又曰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毁齒以漸揺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毁齒可以殺兒此譬尤善凡除宿弊與

善政莫不皆然非但用兵滅國一事也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其帥斡哩雅布至京城西北屯牟駞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兵至徑趣其所藥師導之也

臣按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為飼秣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固為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為

之慮金人犯汴京姦人導之屯兵於其近郊之年駝罔藉其芻豆飼其馬以為久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鑒也矧今國都去邊伊邇已己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為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村壩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於無事之時即其地築為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聚其中就將騰驤等四衛官署軍營

設於其中特勅武臣一員於此守鎮仍司羣牧四衛官
軍不妨照舊輪班内直下直同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
之一策也伏惟聖明决其可否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九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守邉固圉之略上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周王命南仲大將往城於方朔方出車彭彭旂交龍為旂旐央央鮮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威名

光顯南仲玁狁于襄除也吉勝之

程頤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臣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為邊地漢人城之以遏敵之內侵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程氏謂禦敵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乃帝王之要法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坏補其闕薄城郭戒門閭脩鍵

鎖須閉鎖筒慎管籥鎖匙固封疆備邊竟境同完要塞謹闗境上門

梁橋也塞徯徑

陳澔曰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崇故言戒鍵閉或有破壊故云修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慎要塞邊城要害處也徯徑野獸往来之路也陸氏佃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修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境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闗梁而徯徑不塞無益也

臣按月令于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而又命有司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籥者此盖兼中外而言也至於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則專為邊境言焉然邊境之中亦有城郭而其城郭也則有門閭馬門閭之或啓或閉則有鍵閉管籥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闕薄使其堅而厚而又戒其門禁之出入于鍵閉管籥也則又脩而理之愼而守之所

以防内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邊境之備則其所防者内恐盜賊之竊發外恐敵國之侵陵雖以無事之時亦必歲歲為先事之備於要塞也則完之以扼其要衝於關梁也則謹之以嚴其出入然非但於人馬可行之地而致其備也凡野獸往來之徑茍可容足者亦無不致其謹焉可見古人於封疆之守邊防之備其嚴且密也如此後世為政茍且目前而於邊塞之地無事則一切置

之不問一有事焉則急遽之際倉惶無措者多矣甚者以樵薪之故而翦其蒙翳以營造之故而伐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廢其險隘殊不思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無其險尚百計以營為之况其有險而自去之以為敵除道邪智者不為也後之君子尚思所以為先事備而毋貽臨時噬臍無及之悔臣竊以為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以為險固者内而太行西來一帶重岡連阜外而渾蔚等州高山

峻嶺蹊徑狹隘林木茂密以限馳突不知何人始於何時乃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折枝為薪燒柴為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徑日通險隘日夷設使國家常如今日之無事固無所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而拒其入乎失今不為之限制臣恐日甚一日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請下工部稽考洪武永樂年間以來其所用材木薪炭取於何所掌於何人凡其可以

措置之方用度之數與夫愛惜減省之節目一一以聞必須無損於邊闗無虧于國用定為經久之計其事雖小所係實大考諸司職掌其工部抽分條止云抽分竹木場如遇客商興販竹木柴炭等項照例抽分若不敷定奪奏聞給價收買或差人砍辦則是祖宗之時遇有營造不敷方行買辦然亦止言營造而不知當時大庖之爨内臣之炊何所取材意者洪武之初建都江南沿江蘆葦自足

以供時之用也蘆葦易生之物刈去復生沿江千里取用不盡非若木植非歷十數星霜不可以燃取之須有盡時生之必待積久況今近甸別無大山茂林不取之邊關將何所取耶夫自立柴廠於易州以来恒聚山東西北直隸數州民夫數千于此取柴炭以供國用又役順天之民以為挑柴夫府縣添設佐貳官以專管之又特勑侍郎或尚書一員以總督之此事非特今朝無有定制而前代

亦所未聞也然則前代皆不舉火耶古之人必有
善處之法然而史籍不載無從稽考意者以此為
非要之務隨時制宜固取足用正不必顓顓設官
拘拘督責因吾口食之奉以奪民衣食之資也為
今之計宜移置易州柴廠於近京之地散遣丁夫
各還原籍量其州縣大小人民多寡定為薪炭之
數分派輸納内外衙門每歲定為限期俾其依期
逕納一如戶部糧草例取納足通關以憑稽考又

必痛為禁草除去印烙苟薪柴可以燃燎即與收貯不必問所從來限以式樣如宋之末世所取之炭必如核桃紋鸕鷀色以困吾民也如此非獨可以為邊關之固而京畿及山東西之民亦可以少甦矣雖然木生山林歲歲取之無有已時苟生之者不繼則取之者盡矣竊恐數十年之後其物日少其價日增吾民之採辦者愈不堪矣臣又竊有一見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於其近

邊内地隨其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為邊塞之蔽于以限敵人之馳騎于以為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衍之地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是民產官府即于其近便地撥與草場及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為則例徒三年者種樹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下

以次遞減照依繕工司運水和炭事例就俾專業

種植之人當官領價認種其樹若干長短大小皆

為之度以必成為效有枯損者仍責其賠其所種

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縫參錯蔽虧使馬足不

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

法看守委官巡視歲遣御史一員督察之不許作

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

一遣官採其支條以為薪炭之用如此則國用因

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邊徼亦因之以壯固矣

又令京城軍民百萬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除大官

外其惜薪司當給薪者不過數千人之烟爨無京

民百分一獨不可用石煤乎儻以為便乞下𨐯納

挑運州縣計其買𨐯雇覔工價所費幾何俾其𨐯

價送官量給與之市石煤以爨是亦良便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

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

在四竟境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安習其野三務春夏秋三時務之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邊境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臣按楚人畏吳之彊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也不能遠撫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戌告之以此

夫諸侯之守固在四鄰天子之守固在四夷然近

者未備何以服遠内者未脩何以攘外宋范仲淹欲修京城執政者引囊瓦城郢之事以沮之泥古人之陳言而不知當世之事宜者也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築長城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為

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矣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為險隘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為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於外侮之禦乃至于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

亦有為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脩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頼之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絶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可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之限而能因阨陿之閼順形勢之便築為邊墻以扼敵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爾若就用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

徐而為之其成雖遲猶勝於不為也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地名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水經曰趙武靈王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自闕北出黄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臣按所謂高闕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邊

闗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為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使外之冦賊不得入而内之姦細不得出也按史髙闗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闗馬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黄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邉闗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闗隘之設皆為守邉惟今日邉闗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邉也葢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

連亘之山以為內外之限而又遣巨靈擘開兩山以通出入葢以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朝開國于億萬載之下也自古建都于燕者前有名公奭後有金元然王氣之降正有在乎今日漢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為鑒唐人繼隋之後則以隋為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匹哉而以為鑒者儆戒生於不足也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搤其吭此古今都

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擣居庸而謂之搤背出紫荆而謂之搤吭則其立言之間輕重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況今六軍億兆聚於京師北倚居庸即為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伏望聖明深以前代為鑒防患于未然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漢書賈誼傳曰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甲冑而睡

文頴曰邉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臯桔臯頭

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冦即火燃舉之以相

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

顔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臣按烽燧之制自漢已有之

鼂錯言於文帝曰逺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

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

布渠荅鐵蒺藜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外藩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視其迹以知匈奴來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昻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為將軍車千乘騎卒

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爲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臣按漢文帝一聞邊報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之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蓋備邊有其要不在于臨時而在於平日禦邊有其道不在於自用而在於用人是以自古聖帝明王于封疆

之守尤盡心焉故於無事之時謀為措置會計考驗凡吾土宇之内臨邊之地若干處其延袤幾何其處為總會其處為要害其部最為强悍沿邊之城堡若干戍卒若干斥候若干其處當何如而守其部當何如而備其人可用為將帥其人可用為偏裨彼侵其處當用何處兵以緩之彼若深入當於何所而扼其歸其城與其城相接其寨與其寨相連里數之逺近山川之險易人力之勇怯儲峙

之多寡具而為圖書而為策寘於座右則人君雖居九重之上深宮之中不出殿門而邊塞城堡將卒戎落皆懸著於目睫之間輾轉於心胸之内一有警報即按圖運謀因機生智隨能命將合衆人之長集羣策之要正不必親駕六飛躬臨沙漠之區自親矢石之用屈帝王之尊為么麽之敵勝之不足以為武不幸而敗焉豈不長冠暴之威而貽中國之恥哉然則冦準勸真宗幸澶淵亦非歟曰

聖人處事於其常而不於其幸夫以漢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時名將多在尚幾危於平城真宗視高祖如何寇準視陳平如何高瓊視樊噲如何必有能辨之者

文帝後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

臣按漢都長安上郡雲中皆近邊之地烽火通於甘泉盖傳報耳非敵至甘泉也飛狐句注之屯以備雲中北地細柳霸上棘門之屯以備上郡盖古人守邊既於臨塞之地建城寨築亭障屯戍卒命將專守其地遇敵來寇既自禦之又通報於朝廷朝廷遣將屯其要害以備之所以為邊將之聲援耳不必親臨其地也使敵聞之知吾有備縱得入塞不敢馳突其塞垣守禦一責之邊將非其力不

能支所遣之將不輕出也大抵內地之兵與戍邊之卒與內兵不經戰陣不曉地利且多驕脆但可以為聲援耳不若生長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為國而又亦各自為其家一卒亡一丁補知其必不可已所以肯捐軀拒敵也不然一旦命貴將統內軍以臨之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情既不通教又非素甚者乃至未戰則用邊兵以供役臨戰則驅邊兵以當先遇有功次又攘而有之此戍邊將士

所以解體也臣請遇有邊儆宜如漢文遣將屯軍故事而責其功於邊將彼此相應以為聲援使知吾內外有備則自然退縮矣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禄勲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

顔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别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即此障也

昭帝時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

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夫邊人之情困

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自中國設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也近因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盗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絶今罷乗塞乗登之而守也則生慢易分爭

之漸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與夫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謂山上樹木枯僵墮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内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開邊疆

之隙衛中國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顏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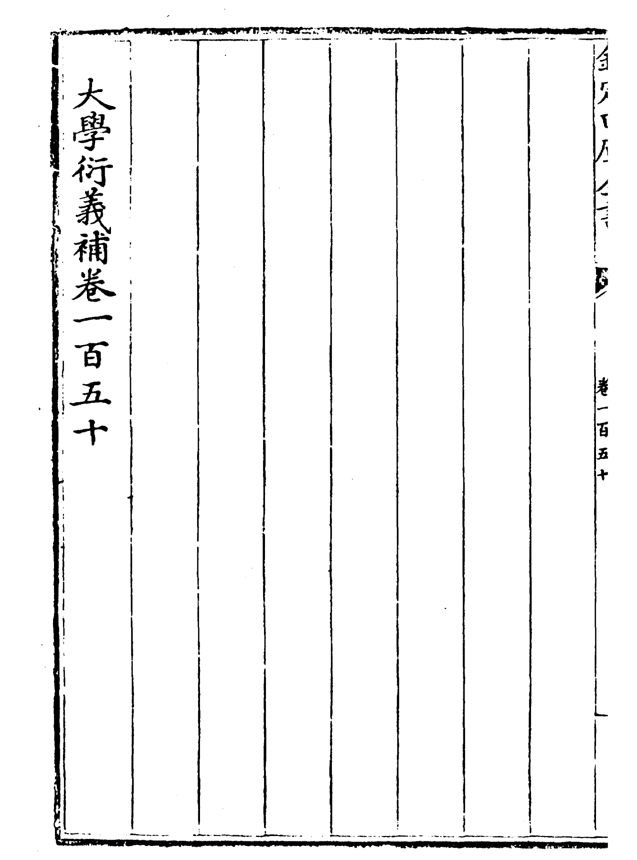
臣按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而奴傳所謂建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候烽燧鼂錯所謂藺石渠荅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烟火信礮礌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為宜以高為貴以

簡為便蓋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臣請以今日邊事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即此一處以例其餘其城塞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類則恐失之太多矣臣愚以為設墩臺以候望也其相去之遠近當以火光可見礮聲可聞為限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數之孤卒持一二日之水米出于數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

苟非地險而逕迂勢高而食足其乘障者幾何不為敵持首去如狄山也哉臣竊以為宜遣行邊大臣會同守邊將帥躬行邊地相其事勢審其形便于凡舊日墩臺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併者併之大抵主於簡而遠聲聞可相接目力可相及處則立為一墩及於衆墩之間要害處立為一堡使之統其附近諸墩有事則相為接應墩統於堡堡統於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氣脉之周流于外墩

之内每二三十里各為總臺數處以次通報於城中其墩之制髙必極望墩之下于三四里間四週俱築為土牆髙四五尺長七八尺許横斜錯亂彼此相入人須委曲然後可行使敵騎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糧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測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晝則燔燧夜則舉熢偶遇風勁則煙斜而不能示遠值霖雨則火鬱而不能大明宜於墩臺之上立為長竿分為三等上懸

紅燈以燈數多寡為緩急衆寡之候所謂紅燈者
煅羊角及魚魫為之而染以紅遇夜則懸以示遠
數百里之間舉目可見矣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